



唐鑑卷之五

宋呂祖謙音註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太宗三

貞觀十四年帝大徵天下名儒爲儒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援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

臣祖禹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

卷五

唐鑑

一

學記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鄭氏云術當爲遂門側之堂謂之塾周禮五百家爲黨於鄉遂在遠郊之外士修之於家而後升於鄉升於鄉

而後升於國升於國而後達於天子其教之有素

其養之有漸故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思齊詩肆成人有德小子

有造毛詩云造爲也鄭氏曰成人謂大夫士也小子其子弟也文王在於宗廟如此敘言大夫士皆

有德小子皆有所成造賢才不可勝用勝平聲由此道也後世

鄉里之學廢人君能教者不過聚天下之士而爲

合於京師如烏鴉之合聚學者眾多炫耀一時而已非有

教育之實也唐之儒學惟貞觀開元爲盛唐儒學傳太宗

文治煥然三代之盛所未聞也唐三百  
年之盛稱貞觀經籍大備又稱開元焉  
其人才之

所成就者亦可觀矣孟子曰學所以明人倫也孟

文公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無學則人倫不明故有國者

以爲先記學記夫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如不復三代之制臣

未知其可也

八月侯君集滅高昌帝欲以高昌爲州縣魏徵諫曰

陛下初卽位高昌王文泰夫婦首來朝其後稍驕倨

故王誅加之罪止文泰可矣宜撫其百姓存其社稷

復立其子則威德加於遐荒四夷皆悅服矣今若利

卷五 唐鑑

其土地以爲州縣州縣則常須千人鎮守數年一易

往來死者十有三四供辦衣資違離親戚十年之後

隴右虛耗矣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佐中國

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臣未見其可帝不從九月以

其地爲西州置安西都護府於交河城留兵鎮之於

是唐地東極於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

爲州縣東西九千五百里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里

臣祖禹曰魏徵之言其利害非不明也以太宗之

智豈不足以知之惟其好大而喜遠矜功而徇名

唐本紀贊太宗好大喜功窮兵欲遠

不能以義制心

書仲虺之詰以義制事以禮制

心故忠言有所不從而欲前世帝王皆莫我若也

十一月禮官奏請加高祖父母服齊衰五月

齊音咨衰音催

嫡子婦服碁嫂叔弟妻夫兄舅皆服小功從之

臣祖禹曰人莫不有本自高祖以上推而至於無窮苟或知之何可忘其所從來也既遠矣則服有時而絕先王之意豈以服盡而親絕乎而後世不達於禮者或益之或損之出於私意不足以爲法也嫂叔無服古之人豈於其嫂獨無恩乎傳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至於嫂不可以爲母則無屬乎妻道者也故推而遠之以明人倫加之而無義不若不加之爲愈也勝也凡喪服從先王之禮則正矣言高祖從禮官奏加

服不逾先王之禮制

十二月魏徵上疏以爲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  
事爲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  
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  
以致治其可得乎帝納之

卷五

唐鑑

臣祖禹曰昔衛獻公捨大臣而與小臣謀獻公定公子

故失國出奔獻公奔齊在外十二年且大臣之所任者大小

臣之所任者小而以小謀大以遠謀近此人君偏

聽之蔽鮮有不敗事者也鮮先典切

帝謂侍臣曰朕雖平定天下其守之甚難魏徵曰臣

聞戰勝易守勝難易音異陛下之言及此宗廟社稷之

福也

臣祖禹曰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書大禹謨后克

艱厥后臣克艱又曰無輕民事惟艱書太甲無輕民事惟艱無

卷五 唐鑑 四

安厥位孔子曰為君難語十三子曰為君難為臣

惟危幾乎一言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夫知所難而後可以有為也傳曰君以

而興邦乎為易則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為難則其易也將至

焉太宗知守之之難所以能有終也

言事者多請帝親覽表奏以防壅蔽帝以問魏徵對

曰斯人不知大體必使陛下——親之豈唯廟堂州

縣之事亦當親之矣

臣祖禹曰人主之職在於任賢得賢則萬事治何

憂乎壅蔽而防之哉苟知其非賢而姑用之姑且

既用而復疑之以一人之聰明而欲周天下之務

則君愈勞而臣愈惰也此言人君

當誠信待賢不可少有疑慮且君臣日與相處而眇眇然防其

欺蔽之不暇眇眇目相視孟子使民盼盼然眇與盼同則是左右前後

皆不可信也然則誰與為治乎

十五年帝遣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使去聲麗平聲八月

自高麗還大德初入其境欲知其山川風俗所至城

邑以綾綺遺其守者曰遺去聲吾雅好山川好去聲此有

勝處去聲吾欲觀之守者喜道之遊歷無所不至往往

卷五 唐鑑

見中國人自云家在某郡隋末從軍沒於高麗妻以

遊女與高麗錯居也錯雜也殆相半也因問親戚存沒大

德給之曰給徒海切皆無恙咸涕泣相告數日後隋人望

之而哭者徧於郊野大德言於帝曰其國聞高昌亡

大懼館候之勤加於常數帝曰高麗本四郡地耳吾

發卒數萬攻遼東彼必傾國救之別遣舟師出東萊

自海道趨平壤水陸合勢取之不難但山東州縣彫

瘵未復不欲勞之耳

臣祖禹曰大德出使絕域當布宣德澤以懷遠人

使聲教所及

書大禹謨胡南暨聲教使上去聲下如字

無思不服

文王有聲

詩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此其職也而以賂遺覘其險阻

遺去聲覘痲廉切說文視也

詭詐誘其民人以爲奇能藉口歸

報啓人主征伐之志罪之大者也且天子之使四

夷之所相望而爲謀於外國

謀間也音牒

失使之職豈

不辱乎

帝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長安斗粟直

三四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

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

卷五

唐鑑

六

臣祖禹曰太宗樂而不忘憂喜而不忘懼可謂能

持盈守成矣

危鷺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

夫惟憂於未然懼於

無形故卒無憂懼也

帝嘗臨朝謂侍臣曰朕爲天子常兼將相之事給事

中張行成退而上書以爲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

爭陛下撥亂反正羣臣誠不足望清光然不必臨朝

言之以萬乘之尊乃與羣臣校功爭能臣竊爲陛下

不取帝甚善之

臣祖禹曰人主不患有過患有改過也太宗一

言之失而其臣以救正之惟能親賢以自輔董仲舒策  
求賢以自輔聽諫以自防淇澳詩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所以爲  
美也雖過庸何傷乎

十六年四月帝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猶知起居  
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記善惡  
庶幾人君不敢爲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帝曰朕有  
不善卿亦記之邪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黃門  
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帝曰誠  
然

卷五

唐鑑

七

臣祖禹曰人君善行被於天下炳若日月眾皆觀  
之其得失何可私也欲其可傳於後世離婁下舜  
爲法於天

下可傳  
於後世莫若自脩而已矣何畏乎史官之記而必  
自觀之邪劉洎以爲天下亦皆記之斯言足以儆  
其君心而全其臣職矣

八月帝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褚遂良曰今四方無  
虞唯太子諸王有定分最急帝曰此言是也時太子  
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疑議帝聞而惡之  
謂侍臣曰方今羣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傳太子絕

天下之疑九月以徵爲太子太師時徵有疾小愈當詣朝表辭帝手詔諭以周幽晉獻廢嫡立庶危國亡家漢高祖幾廢太子賴四皓然後安我今賴公卽其義也知公疾病可臥護之徵乃受詔

臣祖禹曰魏徵之於太宗知無有不言言無有不盡君臣之際人莫得而間也當是時太子魏王方爭羣臣有黨徵不知之是不明也知而不言是隱情也且君使之爲太子師倚其正直以重太子也外不聞告其君以嫡庶之別內不聞訓太子以禍

卷五

唐書

八

敗之戒受君之託而無補救處父子兄弟疑危之

際依違而已

小是詩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

豈其疾而

耄乎卒之身沒而見疑讒人得以間之惜哉

問側也去

聲

初高昌旣平歲發兵千餘人戍其地褚遂良上疏曰陛下興兵取高昌數郡蕭然累年不復歲調千餘人屯戍遠去鄉里破產辦裝又謫徒罪人皆無賴子弟適足驕擾邊鄙豈能有益行陳所遣多復逃亡徒煩追補加以道塗所經沙磧千里冬風如割夏風如焚

行人往來遇之多死設使張掖酒泉有鋒燧之警陛下豈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終當發隴右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者中國之腹心高昌者他人之手足也奈何糜敝本根以事無用之土乎且陛下得突厥吐谷渾皆不有其地爲之立君長以撫之高昌獨不得與爲比乎叛而執之服而封之刑莫威焉德莫厚焉願更擇高昌子弟可立者使君其國子子孫孫負荷大恩永爲唐臣內安外寧不亦善乎帝弗聽及西突厥入寇帝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

卷五

唐鑑

九

臣祖禹曰有國者喪師之禍小或以霸喪去聲秦

穆公越王句踐是也句音勾得地之禍大或以亡

楚靈王齊潛王是也潛音昏是故廣地不若廣德后臧

傳務廣德者王強兵不若強民先王患德之不足而不患

地之不廣患民之不安而不患兵之不強封域之

外聲教所不及者唐蠻夷傳荒服之外不以煩中

國也淮南子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不足以煩中國耳太宗不從忠諫

卒自咎悔況不若太宗之強盛而可爲乎

帝嘗指殿下樹愛之殿中監宇文士及從而譽之不  
已帝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遠去聲我不知佞人  
爲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

臣祖禹曰大禹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王

書大禹謨禹曰

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王孔氏云孔甚也巧言靜言庸違令象恭

滔孔子曰佞人殆語十五子曰遠佞人者止於

諛悅順從而已近之必至於殆何也彼佞人者不

知義之所在而惟利之從故也利在君父則從君

父利在權臣則附權臣利在敵國則交敵國利在

卷五

唐鑑

十

戎狄則親戎狄利之所在則從之利之所去則違  
之於君父何有哉忠臣則不然從義而不從君從  
道而不從父使君不陷於非義父不入於非道故  
雖有所不從其命將以處君父於安也君有不義  
不從也而況於權臣乎父有不義不從也而況於  
他人乎臣之佞者其始莫不巧言令色同上註又語一巧言  
令色鮮矣仁五未必有悖逆之心及其患失則無  
巧言令色足恭所不至終於弑君亡國者皆始之諛悅順從者也  
是故堯舜畏之以比驩兜有苗書臯陶謨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

何畏乎巧言令色孔王

孔子以為殆

語十五子曰佞人殆

人君可不遠

之乎

十七年二月帝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為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帝曰然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為之或云業已許之終不為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

臣祖禹曰所貴乎賢者為其能止亂於未然閑邪

卷五

唐鑑

十

於未形也

易乾卦閑邪而存其誠

若其已然則眾人之所知

也何賴於賢乎危亡之言惟明主能信而闇主忽

焉是以自古無事之時常患乎諫之難入也今有

人康強而無疾或告之以多言之損氣多食之致

死彼愛其身者聞之必惕焉兢兢而不忘

小晏詩戰戰兢兢

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則疾疢何自而生矣彼恃其強者聞

之不惟不信而又艷然

艷音弗不悅貌孟公孫丑曾西艷然不悅曰

是

人也不病則已病則忽焉而死雖欲救無及矣從

諫之與拒諫者何以異於是故聖主能從諫於未

然賢主能改過於已然諫而不聽者斯爲下矣忠

臣之事上君也亦諫其未然事中君也多諫其已

然事闇君也闇與暗同不明也救其橫流故有以諫殺身

者矣如龍逢比干之屬唐虞之時羣聖聚於朝無過舉矣

憂其所當憂戒其所當戒而已故常有傲懼之言

其慮患豫也至於後世令主其賢臣多諫其已然

而防其未然太宗求諫於羣臣其有意於防未然

者乎

帝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眾或以勇力或以

卷五 唐鑑

辯口或以詔諛或以姦詐姦與奸同或以嗜慾輻輳攻之

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

之此其所以難也

臣祖禹曰人主不可以有偏好去聲偏好者姦邪之

所趨而讒賊之所入也姦與奸同書曰惟精惟一允執

厥中書大禹謨舜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如是則眾

莫得而攻之矣

太常丞鄧素使高麗還請於懷遠鎮增戍兵以逼高

麗帝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未聞一二百戍

兵能威絕域者也

臣祖禹曰太宗以增戍兵不若脩文德其言豈不

直猶言特也

美哉然非能行之直以辨折其臣下而已

太宗親身伐高麗高麗蠻夷之國麗平聲

不爲其小而爲其大豈大者足以勝德乎書曰非

知之艱行之惟艱

書說命傅說戒高宗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

先王成德太宗之謂矣

卷五

唐鑑

三

唐鑑卷之六

宋呂祖謙音註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太宗四

初帝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也帝曰朕之為心異於前代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為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奢上疏諫帝不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定為高祖今上實錄書成上之帝見書殺建成元吉事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鳩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為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命削去浮詞直書其事

卷六

唐鑑

臣祖禹曰古者官守其職史書善惡如字下同君相不與焉相去聲與讀如預故齊太史兄弟三人死於崔杼而

卒不沒其罪

史齊世家崔杼弑齊君齊太史書曰崔杼弑莊公崔杼殺之其弟復書崔

杼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杼乃舍之

此奸臣賊子所以懼也後世人

君得以觀史而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司馬遷有言曰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蓋止於執

簡記事記事直書其實而已非春秋有褒貶賞罰

之文也杜預左傳序春秋以一字定褒貶後之為史者務褒貶而

忘事實失其職矣人君任臣以職而宰相不與史

事與讀曰預則善惡庶乎其信也

十八年正月帝欲伐高麗褚遂良諫李世勣追咎魏

徵諫討薛延陀帝欲自征高麗遂良上疏以為天下

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

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命猛將將四五萬眾仗陛下

威靈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年尚幼穉自餘藩

屏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

之君輕行遠舉皆愚臣之所甚憂也帝不聽

臣祖禹曰高麗臣屬於唐而其主為賊臣所弑為

大國者不可不討然高麗之大未如突厥其險遠

不過於高昌吐谷渾皆蠻夷國名此三國者皆命將帥

以偏取之遂墟其國墟荒也何獨至於高麗而欲自

征之乎太宗若從遂良之言雖伐而不克亦未失

也

八月帝謂司徒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為

也

朕明言之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順之不暇又何過乎可言帝曰朕問公以己過公等乃曲相諛悅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帝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理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明達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辨捷善和解人事解上聲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獻替楊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愆失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文章華贍而持論常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其意尙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其性真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臣祖禹曰君臣以道相與以義相正者也

記禮通君臣相

正國之肥也

故先王以羣臣爲友有朋友之義非徒以

上下之分相使而已太宗欲聞過於無忌而無忌

納諫以悅之君好直而臣不忠

好呼報切

其罪大矣而

太宗論羣臣之得失其言皆中於理哉

中去聲

褚遂

良直道事君犯顏諫爭爭去聲盡忠無隱王魏之比

也挂而譬之飛鳥依人輕侮其臣不恭孰甚焉

十九年帝親伐高麗六月車駕至安市城進兵攻之高麗北部耨薩延壽真帥高麗靺鞨兵十五萬救安市帝謂侍臣曰今為延壽策有三引兵直前連安市城為壘據高山之險食城中之粟縱靺鞨掠吾牛馬攻之不可猝下猝雌骨切欲歸則泥濘為阻坐困吾軍上策也拔城中之眾與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來與吾戰下策也卿曹觀之彼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

卷六 唐高麗 四

突高麗有對盧年老習事謂延壽曰秦王內芟羣雄外服戎狄獨立為帝此命世之材今舉海內之眾而來不可敵也為吾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奇兵斷其運道糧食既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也延壽不從引軍進戰大敗遂來降下江切

臣祖禹曰傳曰國無小不可易也易輕也音異蓋雖小

國必有智者為之謀勇者致其死則雖以天下之大百萬之眾未可恃以為必勝也高麗對盧之謀正合於太宗所謂上策使延壽而能聽用唐師豈

不殆哉

高麗既敗舉國大駭後黃城銀城皆自拔遁去數百里無復人煙帝驛書報太子與高士廉等書曰朕為將如此何如

臣祖禹曰太宗之伐高麗非獨特其四海之富兵力之強本其少時奮於布衣志氣英果百戰百勝

以取天下治安既久不能深居高拱猶思所以逞

志扼腕踴躍喜於用兵擊鼓詩踴躍用兵如馮婦搏虎孟

孟心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有眾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櫻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眾皆悅

卷六

唐鑑

五

之其為士不能自止非有理義以養其志孟子告子

者笑之悅我 中和以養其氣始於勇敢終於勇敢而已矣理義之

記曰所貴於勇敢強有力者貴其敢行禮義也天

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

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記聘義

有行謂之有義有義謂之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

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

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

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

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

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

聖玉之所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

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鬪則謂之亂人

敢行如字 有行去聲 太宗於天下無事不知用之於禮義而

惟以戰勝為美也是故以天子之尊而較勝於遠

夷一戰而克克勝也自以為功矜其智能夸示臣下

夸大也其器不亦小哉

凡征高麗拔立菟等十城菟音徙遼蓋巖三州戶口

入中國者七萬人新城建安駐蹕三大戰斬首四萬

餘級戰士死者幾二千人幾音戰馬死者什七八帝

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

也命馳驛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召其妻子詣行

卷六 唐鑑

在勞賜之勞去聲

臣祖禹曰太宗北擒頡利西滅高昌兵威無所不

加四夷震懾而玩武不已親擊高麗以天下之眾

困於小夷無功而還意折氣沮親見煬帝煬音以

勤遠亡國而襲其所為臣以為太宗之征高麗無

異於煬帝但不至於亂亡耳惟不能慎終如始書

虺之誥慎厥日新其德易大畜剛健篤實而欲功

過五帝地廣三王是以失之然見危而思直臣知

過而能自悔此所以為賢也

二十年六月詔江夏王道宗等擊薛延陀又遣李世  
勣圖其諸部帝手詔自詣靈州招撫鐵勒八月道宗  
擊延陀破之鐵勒諸部皆請入朝車駕至浮陽回紇  
各遣使人貢帝大喜詔以戎狄與天地俱生上皇並  
列流殃構禍乃自運初朕聊命偏師遂擒頡利始弘  
廟略已滅延陀鐵勒百萬餘戶散處北漠遠遣使人  
委身內屬請同編列立爲州郡混元以降殊未前聞  
宜備禮告廟仍頒示溥天九月帝至靈州敕勒諸部  
俟斤遣使相繼詣靈州者數千人帝爲詩序其事曰  
雪恥酬百王除凶報千古明年詔以回紇等諸部爲  
府及州各以其酋長爲都督及刺史諸酋長請於回  
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汗音寒道置六  
十六驛各有馬及酒肉以供過使歲貢貂皮以充租  
賦帝許之於是北荒悉平然吐迷度已私自稱可汗  
官號皆如突厥故事

臣祖禹曰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八蠻西旅獻

獒

書旅獒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旅獒惟克商遂

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  
獒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  
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太保召公也獒音敖大

卷六

唐鑑

七

犬也西戎遠夷貢大  
犬故作此書以戒之  
太保作訓曰不矜細行終累

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同上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

九仞功虧一簣充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孔  
氏傳云八尺曰仞喻向成也未成一簣猶未為山

故曰功虧一簣是以聖  
人乾乾終日慎終如始因事而戒恐其驕也太宗

不得志於東夷欲收功於北荒因延陀破亡以兵

臨之如疾風振槁也  
枯木左袵之民  
袵襟也夷狄之人衣皆左袵

解辯內附  
辨結自以為開闢以來未有也昔之

有天下者莫不以冠帶四夷為盛德大業何哉  
易繫

盛德大業  
至矣哉故嘗試論之曰中國之有夷狄如畫之

卷六 唐鑑

八

有夜陽之有陰君子之有小人也中國失政則四

夷交侵先王所以御之者亦可得而略聞矣舜曰

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書舜典柔遠能邇而難任人蠻夷率服難去聲任平聲一

皆如  
字又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書大禹謨益曰吁戒哉云云無怠無

荒四夷來王按此即益  
戒舜之辭非舜自言然則欲其率服莫若難任

人欲其來王莫若無怠荒柔遠能邇治內安外而

殊俗之民嚮風慕義  
前宣帝紀百蠻嚮風單于慕義不以利誘不

以威脅而自至矣欲附者則撫之不欲者不强致

也  
强去聲故不勞民不費財至於後世之君或以讎

疾而欲殄滅之或愛悅而欲招來之是二者皆非

也何則彼雖夷狄亦猶中國之民也趨利避害欲

生惡死豈有異於人乎言夷狄雖非中國比類其貪生惡死亦與中國之人

同惡鳥王者於天地之間無不養也鳥獸草木猶

當愛之況人類而欲殘之乎殘之固不可況不能

勝而自殘其民乎仁人之所不為也為之者秦始

皇是也山川之所限風氣之所移言語不通嗜欲

不同記王制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

不可使也列為州縣是崇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得

卷六 唐鑑 九

之既以為功則失之必以為恥其失不在於已則

在於子孫故有征討之勞餽餉之煩民不堪命而

繼之以亡隋煬是也且中國地非不廣也民非不

眾也曷若無得無失修其禮樂政刑記樂記禮樂刑政四達而

不以惠養吾民使男有餘粟女有餘布孟滕文公男有餘粟

女有餘布兵革不試以致太平記樂記兵革不試諸侯賓服不亦帝

王之盛美乎故有求於外如彼其難也無求於外

如此其易也然而人君常捨所易而行所難何哉

忽近而喜遠厭故而謀新不入於秦則入於隋雖

不至於亡而常與之同事其累德豈細哉書旅獒不矜細

行終累大德累去聲太宗矜其功能好大無窮前本紀贊好功窮兵

於遠切華夷中外欲其為一非所以遺後嗣安中

國之道遺貽也去聲此當以為戒而不可慕也言當以

戒不可慕其所為

二十一年二月帝將復伐高麗朝議以為高麗依山

為城攻之不可猝拔前大駕親征國人不得耕種所

克之城悉收其穀繼以旱災民大半乏食今若數遣

偏師更迭擾其疆場音亦使彼疲於奔命釋耒入堡音保

卷六 唐鑑

數年之間千里蕭條則人心自離鴨綠之北可不戰

而取矣帝從之三月以牛進達李世勣為大總管伐

高麗

臣祖禹曰太宗以蓋蘇文弑其君故舉問罪之師

當誅其賊臣弔其國人置君而後去之則德刑舉

矣而唐師入境貪其土地虜其民人使其父兄子

弟流為餓殍且弑君者蓋蘇文也彼高麗之民何

罪豈王者之師乎伐而不克益發忿兵乃更欲撓

其疆場害其耕稼則是利於為寇非禦寇也唐高麗傳

太宗時蓋蘇文當嗣立建武弟之子藏爲王自爲莫支離專國帝拜藏遼東郡王將得蓋蘇文羣臣勸母行帝曰吾知之矣去本而就末舍高而取下釋近而之遠三者不祥伐高麗是也然蓋蘇文弒君戮大臣以逞國人延頸待我議者固未亮耳朕必勝有五以大擊小以順討逆以安乘危以逸敵勞以悅當怨渠憂不克邪今天下大定唯遼東未賓故自取之不遺後世憂也誓師而東

八月立皇子明爲曹王明母楊氏巢刺王之妃也有寵於帝文德皇后之崩也欲立以爲后魏徵諫曰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嬴自累乃止尋以明繼元吉後

臣祖禹曰太宗手殺兄弟

太宗殺建威元吉

曾不愧恥而

卷六

唐鑑

七

復納元吉之妃惡莫大焉苟非用魏徵之言過而遂之立以爲后何以視天下之人乎

視見也云云視當作示

以明繼元吉後是章其母之爲弟婦也

章讀如彰明之彰

其瀆人倫亦甚哉

二十二年六月帝以高麗困弊議明年發三十萬眾

一舉滅之或以爲大軍東征須備經歲之糧非畜乘

之所能載宜具舟艦

音艦下同

爲水運隋末劔南獨無寇

盜屬者遼東之役劔南復不預及其百姓富庶宜使之造舟艦帝從之七月遣右領左右府長史強偉於

劔南伐木造舟艦大者或長百尺其廣半之別遣使

行水道自巫峽抵江揚趨萊州偉等發民造船役及

山獠雅印眉三州獠反獠音老九月遣張士賢梁建方

發隴右峽中兵二萬餘人以擊之蜀人苦造船之役

或乞輸直雇潭人造船帝許之州縣督迫嚴急民至

賣田宅鬻子女不能供穀價踊貴劔外騷然帝聞之

遣長孫知人馳驛往視之知人奏稱蜀人脆弱不耐

勞劇大船一艘庸絹二千二百三十六匹山谷已伐

之木挽曳未畢復徵庸絹二事併集民不能堪宜加

存養帝乃敕潭州船庸皆從官給

卷六 唐鑑

三

臣祖禹曰昔舜命禹征有苗三旬苗民逆命乃班

師振旅書大禹謨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

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眾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

眾士奉辭罰罪爾尙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矧茲有

苗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千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夫以舜禹征

伐猶無功故用兵非美事也老子曰佳兵者不祥

之兆老子道不得已而用之太宗之伐高麗其得

已而不得已者乎聖人有不能服則反求諸己故舜

舞干羽而格有苗未聞以苗民逆命爲忿也太宗不能反已而恥其無功欲傾天下之力逞志於遠夷何其迷而不復也夫天下如人之一身四方猶四支也師役四支之病也以高麗之役不及於蜀而必欲疲是一支病而使別支皆被其痛此豈愛身之道乎

二十三年四月帝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卽行俟我死汝於後用爲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五

卷六

唐鑑

三

月以同中書門下三品李世勣爲疊州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

臣祖禹曰太宗以李世勣爲何如人哉以爲愚也

則不可以託孤幼而寄天下矣語八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

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歟君子人也以爲賢也當任而勿疑書大

禹謨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何乃憂後嗣之不能懷服先黜之而

後用之邪是以犬馬畜之也夫欲奪其心而折之

以威欲得其力而懷之以恩此漢祖所以馭黥彭

之徒黥布彭越祖詐之術也楊問道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

天下狙詐咸作敵五伯之所不爲也伯讀如霸豈堯舜親賢之

道乎孟盡心堯舜之仁不偏愛人急親賢也苟以是心而待其臣則

利祿之士可得而使也賢者不可得而致也若夫

祿之以天下而不顧繫馬千駟而不視者孟萬章伊尹耕

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太宗

豈得而用之哉

右太宗在位二十四年崩年五十三

臣祖禹曰太宗以武撥亂以仁勝殘勝音升語十

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其材略優於漢高而規模不及也

卷六 唐鑑 古

前高紀其規模弘遠矣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矣前梅福傳

孝文加之以恭儉迹其性本强悍勇不顧親而能畏義而

好賢好呼報切屈己以從諫唐段平仲傳聖主屈己以從諫刻厲矯揉

力於爲善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夫賢君不世出

唐本紀贊致治之君不世出自周武成康歷八百餘年而後有

漢漢歷八百餘年而後有太宗其所成就如此豈

不難得哉人主之所行其善惡是非在後世當其

時不可得而辨也故凡太宗之行事其善與不善

臣皆舉其大略矣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

善人者善人之資老子道人君擇其善者而從之  
德經云足語七擇其善者而從以得師其不善者戒之足  
以爲資矣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卷六

唐鑑

五

唐鑑卷之七

宋呂祖謙音註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高宗

永徽元年正月太宗女衡山公主應適長孫氏有司以爲服既公除欲以今秋成昏于志寧言漢文立制本爲百姓公主服本斬衰縱使服本例除豈可情隨例改請俟三年喪畢成昏帝從之

臣祖禹曰君喪三年古未之改也漢文率情變禮雖欲自損以便人而不知使人入於夷狄也自是

卷七

唐鑑

一

以後民不知戴君之義而嗣君遂亦不爲三年之服唐之人主鮮能謹於禮者故有公除而議昏亮陰而舉樂忘父子之親固不可矣然如漢文之制志寧之議是亦有父子而無君臣也內無父子外無君臣而欲教化行禮俗成難矣爲國家者必務革漢文之薄制遵三代之隆禮教天下以方喪三年則眾著於君臣之義矣

三年正月梁建方大破處月朱邪孤注御史劾奏建方逗留不進高德逸赦令市馬自取駿者帝以建方

等有功釋不問大理卿李道裕奏言德逸所助之馬  
筋力異常請實中廡帝謂侍臣曰道裕法官進馬非  
其本職妄希我意豈朕行事不爲臣下所信邪朕方  
自咎故不欲黜道裕耳二月甲寅帝御安福門樓觀  
百戲觀去聲乙卯謂侍臣曰昨登樓欲以觀人情及風  
俗奢儉非爲聲樂朕聞胡人善爲擊鞠之戲嘗一觀  
之昨初升樓卽有羣胡擊鞠意謂朕篤好之也帝王  
所爲豈宜容易朕已焚此鞠易音異冀杜胡人窺望之  
情亦因以自誠

卷七

唐鑑

二

臣祖禹曰高宗卽位之初日引刺史問民疾苦尊

禮輔相恭己以聽故永徽之政有貞觀之風

唐長孫無

忌傳初無忌與褚遂良悉心奉國以天下安危自在故永徽之政有貞觀之風帝亦賓禮老臣拱已

云察道裕希旨而自責行己之不足取信觀胡

人進戲而知所好之不可不慎率是道也豈不足

爲賢君哉不數年而悖謬昏惑忠臣不可諫骨肉

同上

不相保雖享國之日久卒成武氏之篡何哉

奸臣

陰圖帝暗於聽受卒以屠覆

自是政歸武氏幾至亡國初親賢後用佞也書孺子其期孺子其期其往書洛誥孺子其期孺子其期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彼灼敘弗

其絕周公所以戒成王也況高宗乎

五年九月帝謂五品以上曰頃在先帝左右見五品以上論事或仗下面陳或退上封事終日不絕豈今日獨無事邪何公等皆不言也

臣禮禹曰太宗嘉納正言導羣臣以諫爭唐魏徵傳上太

宗疏陛下貞觀之初是以論闕失者日相繼也後導人使諫爭音諍

嗣承其餘烈以高宗之聞而求言於臣下如此由

其祖宗爲之法也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文王有聲

詩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太毛氏云燕安翼敬也鄭氏云詒傳也孫順也

卷七 唐鑑 三

宗之謂矣

帝欲廢王皇后立武昭儀畏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太尉長孫無忌第酣餘極驩席上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皆爲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繒錦十車以賜無忌帝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無忌對以它語竟不順旨帝及昭儀皆不悅而罷昭儀又令母楊氏詣無忌第屢有所請無忌終不許衛尉卿許敬宗亦數勸無忌無忌厲色折之

臣祖禹曰高宗欲廢后而立妾故官無忌妾子又

重賂以悅之誘之以利非德賞也而無忌受其官  
與賜豈未之思乎夫大臣欲以義正君而先沒於  
利不足以爲重矣無忌苟辭其官反其賜而不受  
使其君知大臣之不可誘以利亦足以格其非心  
書同命繩愆糾謬格其非心而益見憚矣憚忌也無忌不知出此  
卒使武后怨其受賜而不助已姦臣得以入其謀  
高宗無足譏焉惜乎無忌之不學也

六年九月帝召大臣欲廢皇后立武昭儀李勣稱疾  
不入褚遂良以死爭帝大怒長孫無忌曰遂良受先

卷七

唐鑑

四

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韓瑗涕泣極諫又上疏諫來  
濟上表諫帝皆不納他日李勣獨入見帝問之曰朕  
欲立武昭儀爲后遂良固執以爲不可遂良旣顧命  
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  
帝意遂決

臣祖禹曰高宗欲廢立而猶難於顧命大臣

孔安國書

傳臨終之命曰顧命

取決於李勣之一言勣若以爲不可則

武氏必不立矣勣非惟不諫又勸成之孽后之立  
無忌遂良之死唐室中絕皆勣之由其禍豈不博

哉太宗以勳爲忠託以幼孤而大節如此見上書

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書臯陶謨臯陶曰都在

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信矣

麟德二年二月帝語及隋煬帝謂侍臣曰煬帝拒諫

而亡朕常以爲戒虛心求諫而竟無諫者何也李勣

對曰陛下所爲盡善羣臣無得而諫

臣祖禹曰甚矣李勣之佞也陷君於惡又詔以悅

之君有求諫之心而臣無納忠之志其罪大矣勣

本羣盜不學無識可爲將而不可爲相唐本贊大業未翟讓

卷七 唐鑑 五

勣年十七往從以輔少主同上帝疾謂太子曰爾

之將相並去聲於勣無恩今以事出之

我死宜卽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豐州都

督高宗立召進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參掌

樞密遂爲尙居伊周之地伊尹輔太甲周公輔成王非其任矣

總章元年四月彗星見於五車帝避正殿滅常膳撤

樂許敬宗等奏請復常曰彗星見東北見音高麗將

滅之兆也帝曰朕之不德謫見于天豈可歸咎小夷

且高麗百姓猶朕之百姓也不許戍辰彗星滅

臣祖禹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易繫辭天垂象見三

辰之眚三辰日月星天所以警戒人君也昔齊景

公欲禳彗星晏子曰彗所以除穢君無穢德又何

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

左昭二十六年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

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詔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君無遠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而許敬宗諂人主歸咎高麗豈不矯誣上天

乎高宗庸昏而猶能出人君之言其至誠足以動天矣然則自古失道之君未必其身親爲不善也

竊佞之臣納之於惡者蓋多矣亦可以爲戒哉

卷七

唐鑑

六

爲未宜遊幸帝聞之御延福殿召五品以上謂曰自古帝王莫不巡守故朕欲巡視遠俗若果以爲不可何不面陳而退有後言何也自宰相以下莫敢對許刑大夫來公敏獨進曰巡守雖帝王常事然今高麗新平餘寇尙多西邊經略亦未息兵隴右戶口彫弊鑿輿所至供億百端誠爲未易外問實有竊議但明制已行故羣臣不敢陳論耳帝善其言爲之罷西巡未幾擢公敏爲黃門侍郎

臣祖禹曰自褚遂良韓瑗來濟之逐

唐本傳褚遂良貶愛州刺

史卒韓瑗貶振州卒王崇曰武  
后遣使殺之來濟坐貶庭川卒長孫無忌之死唐本  
傳無忌詔削官  
爵置于黔州卒

天下以言為諱久矣而高宗責羣  
臣之不言若賢主之所為何哉蓋親見太宗孜孜

求諫聽受直言於心不忘而欲慕其名是以時亦

為之及其溺於所愛不顧禮義則雖以元舅之親

無忌高  
宗舅

顧命之臣遂良長孫無忌受太宗遺詔遂良傳太宗寢疾召遂良長孫無忌曰漢武帝寄霍光劉備託諸葛亮朕今委卿矣太子仁孝其盡誠輔之以先帝遺言

爭之確乎其不可入也易乾卦確乎其不可拔也涼州之不行

得非武后之意乎何其從諫之易也易音且不從

卷七 唐鑑

七

其大而從其細雖曰能聽諫而謹其細行書旅爨不矜細

行終累大德行去聲亦不免溺於大惡也惡如字

十一月李勣寢疾謂弟弼曰我兒房杜平生勤苦僅

能立門戶遭不肖蕩覆無餘吾有子孫今悉付汝我

死謹察視之其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皆先搃殺

然後以聞自是不復更言

臣祖禹曰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

必餘殃易坤卦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而不早辨也君子如欲澤及其子孫

漸矣由辨而不早辨也

世守其門戶則莫若積善以遺之而已矣房杜事

君以忠其子孫不肖覆宗絕祀出於不幸非其積

不善也李勣一言而廢母后立孽子殺忠臣唐本傳

欲立武昭儀為皇后畏大臣異議未決帝召勣與

長孫無忌于志寧褚遂良計之勣稱疾不至帝曰

皇后無子罪莫大於絕嗣將廢之遂良等持不可

志寧願望不對帝後密訪勣曰將立昭儀而願命

之臣皆不可今止矣答曰此陛下家事無煩問外

人帝意遂定而王皇后廢詔勣志寧奉冊立武氏

其後無忌遂良韓瑗等死皆由此故云殺忠臣罪不容誅得死牖下幸矣

至於其孫率羣不逞以起兵以興復為辭而希覬

非望之福戮及父祖剖棺暴尸豈非餘殃哉唐李敬業

傳敬業勣子震之子諸武擅命唐子孫誅戮天下

憤之敬業乘人怨謀起兵旬日兵十餘萬武后遣

李孝逸兵三十萬往擊之削其父祖官爵毀冢藏除屬籍而勣之將死乃以房

杜為戒可謂不能省己者矣古者父子之間不責

善孟離婁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骨肉之親無絕也

而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遽使殺之殘忍無親

何異於夷貊乎狍岩夷人也非所以為訓也

上元二年四月太子弘薨五月下詔朕方欲禪位禪音

善太子而疾遽不起宜申往命加以尊名可諡為孝

敬皇帝

卷七

唐鑑

臣祖禹曰皇帝者有天下之號苟無其位非所以爲贈諡也父沒而後子立今父在而迫尊其子豈禮也哉李泌以爲武后欲謀篡國酖太子弘蓋高宗不之知而後復加之尊名以掩其迹是時政出於后高宗尸位而已通鑑考異曰新書本紀云天后殺皇太子新傳云從幸合璧宮遇酖薨唐歷云弘仁孝英果深爲上所鍾愛以請嫁三公主失愛於天后不以壽終實錄補傳皆不言弘遇酖按李泌對肅宗云孝敬皇帝爲太子監門仁明豈憐天后方圖臨朝乃酖殺立雍王賢爲太子新書蓋據此及唐歷也按弘之死其文難明今但云時人以爲天后酖之疑以傳疑其

卷七

唐鑑

九

乃追諡代宗追諡建寧王倓唐承天皇帝倓傳代宗大歷元年有詔以倓當艱難時首定大謀排眾議於中國有功乃追諡承天皇帝以此爲故事皆不正之禮不可以爲後世法也

弘道元年二月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李義琰改葬父母使其舅氏遷舊墓帝聞之怒曰義琰倚勢乃陵其舅家不可復知政事義琰聞之不自安以足疾乞骸骨庚子以義琰爲銀青光祿大夫致仕

臣祖禹曰高宗責義琰爲宰相而陵其母家不可以率天下斯言當矣然已以讒殺元舅高宗舅長孫無忌高

宗欲立武昭儀無忌固言不可後既立銜之敬宗言無忌反遂下詔削官爵置于黔州卒出本傳

而不自知惡何以責臣下之薄於母黨乎由此觀之高宗內牽嬖陰外劫讒言以無忌之親一旦誅斥祚移后家哀哉

右高宗在位三十三年崩年五十六

中宗

嗣聖元年春正月甲辰朔改元赦天下帝欲以皇后父韋玄貞爲侍中宰相裴炎固爭帝怒曰我以天下與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白太后二月戊午廢

卷七

唐鑑

十

帝爲廬陵王幽之立豫王旦爲皇帝政事皆決於太后豫王居別殿不得有所預立永平王成器爲皇太子赦天下改元文明秋九月甲寅赦天下改元光宅己巳追尊武氏祖考皆爲王妣皆爲妃冬十月柳州司馬李敬業舉兵於揚州以匡復爲辭太后遣李孝逸李知本率兵三十萬討之復敬業姓徐氏十一月敬業爲其黨王那相所殺

二年春正月太后赦天下改元垂拱三月丙辰遷帝於房州

三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冬十月有山出于新豐縣太  
后改新豐爲慶山

四年秋九月虢州人楊初成自稱郎將募人迎帝於  
房州太后殺之

五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太后毀乾元殿作明堂夏五  
月太后加號曰聖母神皇秋八月琅邪王冲舉兵於  
博州太后遣王神勣率兵拒之冲爲其下所殺越王  
貞舉兵於豫州九月太后遣麴崇裕岑長倩率兵拒  
之削貞冲屬籍改其姓爲虺氏貞自殺冬十二月太

卷七

唐鑑

七

后殺霍王元軌江都王緒大殺唐宗室流其幼者於  
嶺南改明堂爲萬象神宮

六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太后享於萬象神宮赦天下  
改元永昌追尊考曰皇妣曰后夏四月殺汝南王煒  
鄱陽公謹等宗室十二人秋七月流紀王慎于巴州  
改其姓爲虺氏冬十月殺嗣鄭王璪等六人流嗣滕  
王循琦等六人于嶺南十一月太后大赦改元載初  
以十一月爲元年正月十二月爲臘月來歲正月爲  
一月除唐宗室屬籍

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五月太后殺梁郡公孝逸  
秋七月流舒王元名於和州殺豫章郡王亶澤王上  
金許王素節八月殺南安郡王穎等宗室十二人九  
月壬午太后改國號曰周大赦改元天授加尊號曰  
聖神皇帝以豫王爲皇帝賜姓武氏永平王爲皇孫  
立武氏七廟追尊祖考皆曰皇帝妣皆曰皇后武氏  
親屬皆爲王女皆爲公主冬十月殺許王素節之子  
瑛等八人十一月改置社稷納武氏主於太廟改唐  
太廟爲享德廟乙酉日南至祀昊天上帝於明堂以

卷七

唐鑑

十一

武氏祖配

八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九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四月太后赦天下改元如意  
秋九月赦天下改元長壽更以九月爲社冬十二  
月殺豫王妃劉氏德妃竇氏

十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十一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五月太后赦天下改元

延載十一月赦天下改元證聖萬象神宮火

十二年春正月帝在房州秋九月太后合祭天地於

南郊赦天下改元天冊萬歲十二月封於神岳赦天下改元萬歲登封禪於少室

十三年春正月帝在房州三月太后復作明堂改曰通天宮赦天下改元萬歲通天冬十一月享於通天宮族劉思禮等三十六家流其親屬千餘人

十四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四月太后作九鼎秋七月享於通天宮赦天下改元神功冬十一月甲子享於通天宮赦天下改元聖歷

十五年春正月戊午帝至自房州冬十一月太后以

豫王旦爲相王

十六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十七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冬十月太后復以正月爲

十一月十月爲正月赦天下

十八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太后改元大足冬十月太后

后如京師赦天下改元長安

十九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冬十一月太后祀南郊

二十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冬十一月太后如東都

二十一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神龍元年春正月癸卯張柬之崔玄暉敬暉桓彥範  
袁恕己李湛薛思行趙承恩楊元琰李多祚崔泰之  
朱敬則冀仲甫翟世言王同皎率左右羽林兵迎帝  
於東宮誅張易之張昌宗張同休張昌儀張景雄甲  
辰大赦改元丙午帝復於位徙太后於上陽宮二月  
甲寅復國號曰唐

臣祖禹曰昔季氏出其君魯無君者八年春秋每  
歲必書公之所在及其居乾侯也正月必書曰公  
在乾侯不與季氏之專國也

春秋昭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於齊次

卷七

唐鑑

古

於陽州杜預云諱奔故曰孫若自孫讓而去位者  
陽州齊魯境上邑孫音遜二十六年三月公至自  
齊居于鄆二十七年同二十八年公如晉次于乾  
侯在魏郡斤立縣晉境內邑二十九年春公至自  
乾侯居于鄆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三十一  
年同三十二年止月公在乾侯取闕十二月己未  
公薨于乾侯自二十五年自司馬遷作呂后本紀後  
年至三十二年共八年

世爲史者因之故唐史亦列武后於本紀其於紀  
事之體則實矣春秋之法則未用也或曰武后母  
也中宗子也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中宗欲以  
天下與韋元貞不得爲無罪武后實有天下不得  
不列於本紀不沒其實所以著其惡也臣以爲不

然中宗之有天下受之於高宗也武后以無罪而廢其子是絕先君之世也況其革命乎中宗曰我以天下與韋元貞何不可此乃一時拒諫之忿辭非實欲行之也若以爲罪則漢哀帝之欲禪位董賢前倭幸董賢傳哀帝卽位賢隨太子官爲郎二歲餘賢傳漏在殿下爲人美麗自喜哀帝望見悅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邪因引上與語拜爲黃門郎由是寵愛日甚爲駙馬都尉侍中旬日間賞累鉅貴振朝延常與上臥起後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王閎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側上從容觀賢曰吾欲法堯舜禪如何閎進曰天下乃高祖天下非陛下之有也統業至重天子無戲言上默然不悅禪音善其臣亦可廢立也春秋吳楚之君

卷七

唐鑑

五

不稱王所以存周室也

史孔子世家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天

下者唐之天下也武氏豈得而間之故臣復係嗣

聖之年黜武氏之號以爲母后禍亂之戒竊取春

秋之義雖獲罪於君子而不辭也

二年四月處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

爲逆亂帝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固執不奉詔

蘇珣等

珣音向

皆以爲方夏行戮有違時令

令去聲

帝乃

命與杖流嶺南過秋分一日平曉廣州都督周仁軌

斬之

臣祖禹曰自古殺諫臣未有不亡國者中宗愚闇  
闇與足以取亡而高祖太宗德澤未遠人心天命  
暗同未厭唐也故禍及其身而已矣

景龍四年四月定州人郎岌上言韋后宗楚客將爲  
逆亂韋后白帝杖殺之五月許州司兵參軍燕欽融  
復上言燕平皇后藩亂干預國政宗族強盛安樂公  
主武廷秀宗楚客圖危宗社帝召欽融面詰之欽融  
頓首抗言神色不撓帝默然宗楚客矯制令飛騎撲  
殺之投於殿庭石上折頸而死楚客大呼稱快帝雖

卷七

唐鑑

六

不窮問意頗快快不悅由是韋后及其黨始憂懼

臣祖禹曰易姤之初六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  
見凶羸豕孚蹢躅姤之初六陰柔之始也以剛德  
制之則得貞吉縱之以往則無所不凶若羸豕之  
孚無時而自止也夫女子小人放而不制夫音其

惡必至於滔天弑父與君而後已是以聖人戒之  
中宗一怏怏不悅而其身已不保雖欲制之其可  
得乎

右中宗卽位之明年爲武后所廢凡二十二年而復

位復位六年爲韋后及安樂公主馬秦客楊均所毒  
而崩年五十五

卷七

唐鑑

七

唐鑑卷之八

宋呂祖謙音註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睿宗

景雲元年十二月帝以二女西城隆昌公主爲女官以資天皇后之福

臣祖禹曰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

以禮可謂孝矣

語爲政云

未聞以女子爲女官而可以

貧福於其親者也天子之女天下之所取則也不從先王之禮而從方土之言襲非法之服奉不享

卷八

唐鑑

一

之祠以是爲孝非所以率天下也夫古之人豈不欲捨其子而厚其親若其可爲則先王爲之矣不待後世而始能行也至于明皇亦以女追福於睿宗皆廢人倫蔑典禮不可爲後世法也

二年正月追立妃劉氏曰肅明皇后陵曰惠陵德妃竇氏曰昭成皇后陵曰靖陵皆招魂葬於東都城南立廟京師號儀坤廟

臣祖禹曰人之死也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葬所以藏體魄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苟無體魄則

立廟以祀之而已魂氣不可得而葬也夫棺槨所以掩形也墓所以藏棺槨也其形氣既無有矣而必爲之陵墓不亦虛乎

右睿宗在位四年傳位於玄宗開元四年崩年五十

五

玄宗上

開元元年七月以高力士爲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天后雖女主宦官不用事中宗時嬖幸狼

卷八

唐鑑

二

多宦官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尙寡帝在藩邸力士傾心奉之及爲太子奏爲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是後宦官稍增至三千餘人除三品將軍者寢多衣緋紫者千餘人宦官之盛自此始

臣祖禹曰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子孫更變祖

宗之舊也

更音羹下同

創業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

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密後世雖有聰

明才智之君高出羣臣之表然未若祖宗更事之

多也夫中人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以爲姦也

明皇不戒履霜之漸

易坤卦初六履霜堅冰至而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

輕變太宗之制崇寵宦官增多其員自是以來寢

干國政其原一啓末流不可復塞唐室之禍基於

開元書曰監于先生成憲其永無愆

書說命傅說告高宗曰監

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爲人後嗣可不念之哉

十月姚崇爲相嘗奏請序進郎吏帝仰視殿屋崇再

三言之終不應崇懼趨出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

機宰相奏事當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帝曰朕任

崇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

卷八

唐鑑

三

煩朕邪會力士宣事至省中爲崇道帝語崇乃喜聞

者皆服帝識人君之體

臣祖禹曰人君勞於求賢逸於任人

後王崇傳古人勞於求賢

逸於任人古者疇咨僉諧

書堯典帝典疇咨若時登庸孔安國云疇誰也前武紀贊

疇咨海內

然後用之

孟梁惠上見賢焉然後用之

苟得其人則

任而無疑

書大禹謨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乃可以責成功明皇既

相姚崇而委任之如此其能致開元之治不亦宜

乎

二年正月并州長史薛訥奏請擊契丹帝亦以冷陁

之役欲討之羣臣姚崇等多諫甲申以訥同紫微黃門三品將兵擊契丹羣臣乃不敢言

臣祖禹曰姚崇等以其君討契丹為是邪契首當

成之為非邪當爭之不可微諫而止也爭去明皇

既不聽諫又益甚之遂相薛訥而使之將兵相將

聲崇等乃不敢言則是人君可以威脅羣臣而遂

其非也然則君有大過孟子君有大過則諫將何以止之夫

人君諫而不聽則當去位苟不能強諫而視其君

之過舉強去至於天下咸怨其臣則曰非我不諫

卷八 唐鑑

四

君不能用我也始則擇利以處其身終則引謗以

歸其君此不忠之大者也使君驕其臣而輕於用

武天下不勝其弊勝平崇之罪也

帝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為長枕大被與

兄弟同寢聽朝罷多從諸王遊在禁中拜跪如家人

禮飲食起居相與同之於殿中設五幄與諸王更處

其中更平謂之五王帳宋王成器尤恭慎未嘗議及

時政與人交結帝愈信重之故讒間之言聞去無自

而入

臣祖禹曰文王孝於王季王季文王父故友於兄弟思齊

詩刑於寡妻至于兄弟以御於家邦睦於太姒太姒文王妃故慈於子孫

以及其家邦至於鳥獸草木無不被其澤者推其

心而已矣先王未有孝而不友友而不慈者也至

於後世帝王或能於此則不能於彼何哉非其才

不足以為聖賢不能舉斯心加諸彼而已言舉斯

心加諸彼而已諸明皇以藩王有功成器居嫡長而能辭位

以授之唐讓皇帝憲傳本名成器睿宗為皇帝故

又當為太子而楚王有大功故以不定憲辭曰儲嗣天下之公器時平則先嫡國難則先功重社稷

卷八 唐鑑 五

也使付授非宜海內失望因涕泣固辭時大臣亦

言楚王有定社稷功且聖庶抗嫡不宜更議帝嘉憲讓遂許之立楚王為

皇太子立宗始封楚王故明皇之心篤於兄弟蓋

成器之行有以養其友愛之心也是以能全其天

性而讒間之言無自入焉嗚呼苟能充是心則仁

不可勝用也孟盡心下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至於為人

父則以讒殺其子為人夫則以嬖黜其妻為人君

則以非罪殄戮其臣下是皆不能充其類也孟滕文公

是尚能充其類也苟不能充其類則其為善豈不出於利

心哉

三年十二月或上言按察使徒煩擾公私請精選刺史縣令停按察使帝命召尚書省官議之姚崇以爲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況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刺史縣令皆稱其職乎乃止

臣祖禹曰姚崇之辯雖能折議者之言然亦未爲

得也夫天子者擇一相而任之

荀王伯人主有職論一相而兼率之

一相者擇十使而使之

使上去聲下如字使者十使置同

十使者

擇刺史縣令而置之賢者舉之不肖者去之則君不勞而天下治矣故有一相則有十使有十使則

卷八

唐鑑

六

有刺史縣令矣何患乎不得其人哉任相者天子之事也選使者相之職也察吏者使之責也郡縣之煩守令之眾焉得人人而擇之焉苟虔切苟相得其人則委之擇大吏而已矣吏非其人則是相之不才也退之而已矣崇不論此乃以爲刺史縣令不可徧擇豈宰相之體乎

四年姚崇薦廣州都督宋璟自代十二月帝將幸東都以璟爲刑部尚書西京留守遣內侍將軍楊思勗迎之璟在塗竟不與思勗交言思勗素貴幸歸訴於

帝帝嗟歎良久益重璟

臣祖禹曰昔申棖以愆不得為剛

語五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

申棖子曰棖也愆焉得剛焉於虔切

宋璟所以能剛其唯無慾乎明

皇以此重之可謂能知賢矣

宋璟為相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為中國患朝廷旰食

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

環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微倖

好呼報切痛抑

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荃慟哭而死

臣祖禹曰宋璟可謂賢相矣見其始而知其終沮

卷八

唐鑑

七

其勝而憂其敗懲人主之好武為天下患之深也

其後明皇卒以黷武至於大亂何其智之明歟其

可謂賢相矣

姚宋相繼為相二人每進見帝輒為之起去則臨軒

送之及李林甫為相雖寵任過於姚宋然禮遇殊卑

薄矣

臣祖禹曰三公坐而論道

禮冬考工記坐而論道謂之三公

天子

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也

孟萬章弗與其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

故

其禮不可不尊其任不可不重自堯舜至於三代

尊禮輔相

相悉亮切

詩書著矣漢承秦敝崇君卑臣然

猶宰相進見天子御坐為起在輿為下

前翟方進傳丞相進

見王王御坐為起在輿為下

所以體貌大臣而風厲其節也

前

誼傳所以體貌大臣厲其節也

開元之初明皇勵精政治優禮故

老姚宋是師天寶以後寔安驕侈倦求賢俊委政

羣下

唐張九齡傳贊開元間勵精求治元老舊勳動所尊憚故姚崇宋璟言聽計行力不推而

功已成及太平久志滿意驕彼小人者惟利是就

不顧國體巧言令色

書臯陶謨何憂乎巧言令色孔王語一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言令色足恭

以求親昵人主甘之薄於禮而厚於情是

卷八

唐鑑

八

以林甫得容其姦故人君不體貌大臣則賢者日

退而小人日進矣

十年四月以兵部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張說兼朔

方軍節度使

臣祖禹曰宰相之職無不總統

前百官公卿表太師太傅太保是為

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

而兼節制一道此開元之亂制

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

語十三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

也正名乎夫宰相百官之首也

荀王伯相者論

名且不

正則何以正百官矣自古官制之紊未有如開元

者然則後世何所法乎

### 六月制增太廟為九室

臣祖禹曰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書威有德云荀卿

曰有天下者事七世天子七廟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

之廟而七自古以來未之有改也其祖宗有功德而其

廟不毀則無世數前韋元成傳詔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元成奏祖宗之廟世世不

毀商之三宗商三宗中宗高宗太甲周之文武是也然則三

昭三穆之外猶足以祖有功而宗有德矣明皇始

為九廟過其制矣夫禮不可多也不可寡也三代

卷八 唐鑑

九

之禮所以為後世之法者盡矣唐制何所取乎

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雜

徭浸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張說建議請募壯

士充宿衛不問等色優為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

帝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

農之分自此始矣

臣祖禹曰唐制諸衛府有為兵之利而無養兵之

害田不井而兵猶藏於民秦孝公用商君廢井田開阡陌後世最

為近古有便於國者也開元之時其法寢墮非其

法不善蓋人失之張說不究其所以而輕變之說  
悅下兵農既分其後卒不能復古則說之爲也夫  
三代之法出於聖人及其末流亦未嘗無弊救之  
者舉其偏以補其弊而已前董仲舒傳先王之道  
有耗而不行舉其偏必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  
者以補其弊而已矣若并其法廢之而以私意爲  
一切苟簡之制則先王之法其存者幾何天下之  
務常患於議臣之好改舊章此所以多亂也

卷八

唐鑑

十



